

## 67. 夏济安致夏志清 (1949年4月29日)

志清弟：

离沪前曾发出一信，想已收到。我现在已来到香港，住在我们公司汪先生的临时招待所。香港地方很好，满街汽车，无三轮车，黄包车也难得见，很整洁，有山有海，气候虽已入夏，但并不闷气，很适宜居住，你来了一定喜欢。我现在稍感不满的是住的地方太挤一点，假如一人有独用一间，那是很舒服了。香港东西很便宜，恐怕美国货比在美国还要便宜(因无税，且竞争激烈，大家削价)。好西装料子，好衬衫充斥市上，女人旗袍料美金一元左右一件，都是上海少有人敢穿用的。上馆子吃饭，亦比上海便宜。冷饮店多，而且便宜。我带了一两金子两百多块美金(在广州易成港币)逃到这里，大约可以用相当时候。昨日去定做据说是最新出的La Conga料子夏季西装一身，HK\$110(110港币)，不到美金20元也。广东女佣，做事十分细心周到，尽忙不发怒言，洗衣烫衣迅速干净熨伏，可以常换衣裳，做小菜广东口味，都很好吃。我现在膳宿不成问题，公司里无公可办不知道有没有薪水，即使没有薪水，另[零]用也还可维持好几个月，请释念。今日程绥楚来，凭其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得我们的汪先生即刻准备去找房子，预备办一家私立中学。香港有钱人多(工人享受都不差)，办私立中学可以收大学费，可以赚钱。何况现在上海逃难人飞机上大批逃来(每天约飞来

一千人)，他们都希望子女进一家好的中学也。上海情形想很混乱，详情不知。我是23日中午上船的（上海人还木知木觉），24日早晨报上发表无锡失守，才开始了panic（据香港报所载）。父亲坚持不逃，使母亲、玉瑛多受痛苦，实不应该。照父亲的力量，在香港顶两间像诚德里那样的房子，绰乎有余。他有生意好做（唐炳麟全家包机飞来），不会没有收入的，而且家产可以重兴。问题是香港的安定、繁荣和公道（这三点上海本来就没有多少，到香港后深感上海的misgovernment，但共军来了，将变本加厉）不知能维持几天，共军可能年内打到广州，香港地位亦岌岌可危。我走的那天（23日）是初六，麒麟童、李玉茹、俞振飞<sup>1</sup>在中国登台，有人请客，我还预备去看的。那天早晨因报载江阴混乱，我想共军已经渡江过来了，应该快走，托父亲去买飞机票，知道飞机都集中南京去撤退去了，不容易买到票。我知道再不走将更难走，匆匆忙忙去看徐寄父，他们公司的台湾船要隔三五天再开，凭他介绍到别家公司买了张广州票。走三天三夜到广州（在船上知道无锡、南京失守），在广州新开的亿中分行住了一夜（地方很好），第二天（27）飞来香港。广州地方我亦很满意，繁华胜过重庆、昆明、天津、南京，女人漂亮的很多（至少是中我意的），三十以上的都干瘪而不打扮，穿香云纱了，烫发穿花旗袍的皆十八九岁人，故看之舒服也。广东女人robust的很少，皆苗条而眼珠甚乌。香港漂亮女人反而很少，各式人等都穿花花绿绿旗袍，亦不顺眼。上海大约还有一两星期可守，此后不知怎么样了。你明年不知道能不能回到上海。共产党的中国已一跃而为东亚一霸道强国，不把英美放在眼里。宋奇<sup>2</sup>在港，不知住在何处。柳雨

1 俞振飞（1902—1993），小生演员，名远威，字涤龛，号箴非。江苏松江人，生于苏州。出身于昆曲世家。著名昆曲唱家俞粟庐之子。

2 宋奇（1919—1996），即宋淇，又名宋悌芬，笔名林以亮，浙江吴兴人。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。1949年，移居香港，从事著译，并担任《南北

生<sup>3</sup>出狱后考取中航公司，亦在港，未曾找到。张世和<sup>4</sup>已见过。再谈，即祝  
快乐

济安 顿首  
四月廿九日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---

和》、《六月新娘》等电影的制片人。与夏氏兄弟、张爱玲等人有深交，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，遗物即交由宋淇夫妇保管。著有《林以亮诗话》、《林以亮论翻译》、《更上一层楼》等。

- 3 柳雨生(1917–2009)，即柳存仁，生于北京。曾就读于北京大学，1942年后加入汪精卫政府宣传部，战后以“汉奸罪”被判入狱三年。出狱后移居香港。1962年起，历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、亚洲学院院长、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等。著有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和风堂文集》、《道教史探源》、*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 on Chinese Novels*、*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*等。
- 4 张世和，夏氏兄弟的表兄弟。

## 86. 夏济安致夏志清（1949年9月1日）

志清弟：

来信并照片均已收到，身体显得很结实，两只手很有劲，似乎像是用惯斧头，而不是常翻弄书本的。附上我的近影两张，都是在香港山顶（海拔约一千五百尺，有登山电车）所摄，神气似乎还潇洒。我最近的生活可说是不死不活，消极应该自杀，积极应该创造自己的生活：追求女人、寻求职业、赚钱等都应该努力去做，但是我只是过一天算一天，混下去算数。口袋里的钱常常只够一天用，无计划，亦不敢做任何promise，无强烈的兴趣及欲望，亏得还有Micawber<sup>1</sup>式的白日梦，前途似乎还不觉得黑暗。你的用钱有预算，令我很佩服，我知道这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。我常常敌不住用钱的诱惑，身边真没有钱时乃效法宗教家之苦行。在香港赚一百元钱很不容易，可是我飞一次广州来回可能用掉一百元（思豪每月洗衣账达五十余元，此数足够买三件Arrow寸〔衬〕衣）。近日虽不宽裕，但汪先生营业似有转机，可能收入会增加一点。

肥田粉事宋奇早已不干。因为付苏联账款要用“可转账苏联之英镑”，而付款日期在货到之后，据宋奇精密的调查与思考之后，觉得

---

1 Micawber（密考伯）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（*David Copperfield*）中的人物，Micawber式指一种乐天知命的乐观性格。

风险很大。这种“Russian account pound sterling”全球市场都不易买到，如果现在买来了，只怕万一货不到时这种£卖不出去，而他的资金化作£以后，假如£贬值，岂不遭受损失？假如不早买好，万一货到后，到规定付款日期买不着苏联£，无法践约，有失信用。现由汪先生一人独做，定1500吨，定洋用他的纸头做押款解付。汪先生做生意，有魄力，劲儿很大，但计划很不周到，与宋奇是两种相反的types。他在上海时，支票退票很多。到了香港以后，亦已经退了几次票，他的朋友都替他担心，因为在香港，退票如经举发（不论数目大小），是要吃官司坐牢几个月的，而且毕生名誉可以破产，不能再做生意。汪先生很有点cunning，面皮很厚，不怕负债（为求发财只好牺牲别人），没有钱时决不气馁，四处张罗，有钱时一掷千金无吝色，宁可请朋友吃花酒跳舞，而不肯还债。他为人圆滑有余，威积不足，做他的下属不用怕他。他欢喜排场阔气，因此亦需要人捧场，他所认识的人可以常常受到他的邀请。他又capable of extravagant generosities，捐起款来，数目总是很大，为了装阔，是不大考虑金钱的。他这种作风，与一般锱铢必较的商人不同。

你常鼓励我做生意，我想我实在不配。我不敢说天性近商不近商，至少我的教养使我与经商格格不合。近读Eliot的“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”，我觉得我可算是社会中elite的一分子。但是我是属于封建社会的，其elite在中国即所谓“士大夫”，他们不治生产（即对于赚钱不发生兴趣，因为在封建制度下，大地主有他们的固定收入），而敢于用钱，讲义气，守礼教，保守怀古，反对革新。我在光华所交的朋友如郑之骧、周铭谦<sup>2</sup>、汪树滋等都属此类。程绥楚亦属此类。宋奇、吴新民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elite，趣味风格与我不同，因此我不会同他们很intimate。我认为他们把金钱看得比义气重要，信用都须put into black or white，而不复是“一

2 周铭谦，夏济安光华大学同学，出版家。

句闲话”。他们过着紧张的生活，不能够悠闲地享受他们的财富，拼命地赚钱，很疲劳地消费他们的钱。他们的计算精明，分毫不差，而且乐于计算，财产乃可积少成多。在上海封建势力有它的力量，在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模都已具备，上海人来做生意的都叹息做香港人不过。上海人常说，你问广东人买货，你先要付钱给他，他再给你货；你要卖货给他，他却要收到你的货，验对了再给你钱。上海人很少把支票退票向有司告发，据说广东人是不客气的。在香港，大本钱做大生意，小本钱做小生意，很难投机取巧，做生意失败，患难时亦不容易有人来帮忙。香港的金融币制稳定，发财不容易，香港的华侨巨富如何东<sup>3</sup>爵士之流，都是在香港开埠后不久就开始经商的，后起的人不容易同他们竞争。资力雄厚的人在银行界信用好，容易借到钱（做押款押汇），生意可愈做愈大。资力薄的人只好做做小生意。吴新民就不如宋奇，而在此商业竞争激烈的时候，吴新民要发得同现在宋奇那样的家产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美国制造富翁的时代恐怕亦已过去了。中国抗战制造了唐炳麟等的富翁，而父亲错过了这机会。父亲为人实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亦合不大来，得过他很多帮助的汪先生曾批评他，说他太讲交情，不宜做银行经理。一个好的银行经理是坐视朋友破产，而不使银行冒着一些险去帮朋友的忙的。一个封建主义下的好人，我奇怪他将如何去适应共产主义。据说共党当局规定银行要增了资才许营业，亿中看上去是要增资营业的，这个圈套是给套上了。共产党要共人之产，对于家里的窖藏与逃亡在香港或海外的资金，无法得知，更无法控制。现在以增资的方式把银行（或别种商号）的几个董事的家产都登记上去了，将来非给共掉不可。听说上海“上海银行”的小职员，每月收入

---

3 何东(Sir Robert HoTung, 1862-1956)，本名何启东，字晓生，香港企业家、慈善家。

都有一百多元美金(咏南<sup>4</sup>即在该行服务),这亦是“共产”的一种方法,吃光资本家也。那些职员们当然是得共产当局的支持的,可是听说“人民银行”(前身为“中央银行”、“储备银行”)的职员,每月收入不过几块大头。他们是公务员,只好为“社会”而牺牲了。要做共产主义的Elite,只有北京大学那些一下子苦哀哀地喊着“敬爱的师长们”求救,一下子又骂胡适校长为狗的那些宝贝学生堪胜任了。

最近所看的几张电影:昨日看《毒龙潭》(*Snake Pit*)、夏惠兰(港译名)的演技果然是多方面的发挥,但戏我觉得不够好。主角只是under a delusion,显不出什么inner struggle,故事发展的线索亦并不明显。影片背后的哲学似乎还是黄嘉音式的改良主义,演疯子的戏可以更深刻、更残酷的。马治的*An Act of Murder*<sup>5</sup>(《玉碎珠沉》)前三分之二很残酷,后三分之一又变成社会问题剧,力量就松懈(马治另一片*That Part of the Forest*<sup>6</sup>我在上海所看,十分残酷;马治中年后演技仍是很精湛)。华纳的*Sierra Madre*很好,故事像是个parable,但仍很现实。派拉蒙的*Connecticut Yankee*<sup>7</sup>与*Emperor's Waltz*均看过,平克演common sense丰富的美国人,倒显得〔出〕一种有趣的个性。霍伯的戏看过*Paleface*与*Where There's Life*<sup>8</sup>,前者比后者好得多。米高梅的《三剑客》今日始演,尚未去看。墨西哥有张

4 咏南,姓尤,是夏济安的表弟。

5 *An Act of Murder*(《玉碎珠沉》,1948),犯罪电影,迈克尔·高登(Michael Gordon)导演,弗雷德里克·马奇、艾德蒙·奥布莱恩(Edmond O'Brien)主演,环球影业发行。

6 即*Another Part of the Forest*。

7 *A Connecticut Yankee*(*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's Court*,《古城春色》,1949),音乐喜剧片,根据马克·吐温(Mark Twain)同名小说改编。泰·加尼特(Tay Garnett)导演,平克、朗达·弗莱明(Rhonda Fleming)主演,派拉蒙出品并发行。

8 *Where There's Life*(《冒牌皇帝》,1947),喜剧电影,西德尼·朗菲尔德导演,鲍伯·霍普、塞恩·哈索主演,派拉蒙发行。

*The Pearl*<sup>9</sup> (雷电华《珍珠劫》，根据Steinbeck小说)很好，摄影好得不像是电影摄影。Capra<sup>10</sup>的*It's A Wonderful Life*<sup>11</sup>令我很感动。英国片*My Brother Jonathan*<sup>12</sup> (《杏林春满》) 因为加演一张短片*Story of Birth*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我好容易买到一张票，结果前者相当dull，后者有婴孩从女性生殖器挤出来的过程，unpleasant of revolting。香港的电影院：Queen's像卡尔登，King's (张君秋登台处)像南京，新开的Roxy像上海的Roxy。二轮戏院不少，设备都不差。

程绥楚已开学。他是天下少数有good heart的人，可是他怕寂寞，要轧淘，而又不屑去轧中学教员同事的淘，硬是打破我的privacy，到思豪来住了几个礼拜。他的追求黎晴，完全自讨苦吃，照他的经济力量，一月只够去跳两次舞，如何能同人家轧熟？黎晴还算嫩，还算fresh，人亦相当文静（虽然健美），intellect似乎平平。丁小姐也好久未来往，只是有一次我从广州回港，恰好逢着她值班。他们中央公司的Convair Liner设备新式，往来港粤间只需20几分钟。那天天气恶劣，飞了一个钟头，她说连飞了三天（一天是成都），都逢恶劣天气，很觉疲乏，坐在我旁边打了半个多钟头的

9 *The Pearl* (法文*La perla*, 《珍珠劫》, 1947), 墨西哥电影, 据约翰·斯坦贝克(John Steinbeck)同名小说改编。费南德斯·埃米里奥(Emilio Fernández)导演, 比德洛·阿门德里兹(Pedro Armendáriz)、马尔克斯(María Elena Marqués)主演, 雷电华发行。

10 Capra (Frank Russell Capra, 弗兰克·卡普拉, 1897-1991), 美国电影导演、出品人。曾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。主要作品有《一夜风流》(*It Happened One Night*, 1934)、《莫负少年头》(*It's a Wonderful Life*, 1946)等。

11 *It's a Wonderful Life* (《莫负少年头》), 喜剧片, 法兰克·卡普拉导演, 詹姆斯·斯图尔特(James Stewart)、唐娜·里德(Donna Reed)主演, 雷电华发行。

12 *My Brother Jonathan* (《杏林春满》, 1948), 英国剧情片, 哈洛德·弗兰奇(Harold French)导演, 迈克尔·丹尼森(Michael Denison)、达尔西·格雷(Dulcie Gray)主演, 联合艺术(Allied Artists)发行。

瞌睡，倒是难得的艳遇。我那时觉得即使飞机失事，我亦死而无憾了。此后别无发展：第一，无钱乃无勇，第二，人家在上海已有密友，我又何苦插进去呢？护照已领到，已锁好，短期内恐不致用到它。我最近接到六月廿几日发出的家信，陈见山亦来一信，托我转一信给台湾邮局的杨韵琴小姐。再谈 祝好

济安

九月一日

〔又及〕香港海滨的出名沙滩泳场，我已去过几处，有好照片当奉上。

上海人这十年来习惯于通货膨胀〔胀〕，迷信黄金美钞，不相信日常应用的通货。不料港币十分稳固，黄金美钞反而一直在跌，做黄金美钞多头的都大吃亏。

